

開放文學 – 歷代筆記 – 夜雨秋燈錄 玉紅冊

玉紅冊者，陰司紀善簿也。不必奇巧異行，凡有片長足錄，即書名卷首，俾朔望上奏天曹，如人世官長之有月報。所最重者，則莫如拒色憐貧兩事。於何證之？有杜君詩臣所述寶山朱君一案。朱君名鑾和，寶之羅溪世家子，美丰姿，性拓落。顧因貧，抱煙霞癖，居恒風雨一檠，怡然倚枕。一夕，正假寐，忽喃喃不輟。其妻燈下女紅，聽莫能辨，心疑為囁語耳。詎連夕作，醒，詢之茫然。時有周大令夫人某氏，來辨所云。甫坐，而朱又對燈入黑甜。炊許，忽瞠目語曰：「僕至此數日，汝等尚懵懵耶？」周夫人急問伊誰，曰：「僕趙姓，行三，生充院役，死作院城隍案下勾魂使，奉票來拘鑾和者。」朱妻驚而痛哭，周夫人急止之。遂詳詢神拘鑾和何事。曰：「噫！此前身因也。渠前生為殷鳳鳴，孀嫂馮氏有姿色，盜之，私訂偕老，忽毀盟另娶，馮鬱鬱遂自縊。今控於陰司，非拘渠就質不能了。」問：「事隔三□餘年，何不報於前生，而報於再世？」曰：「亦自有說。凡自戕者墮枉死城，非三□年，不能出而報冤，此陰例也。」周夫人與朱妻耳語，謀欲賄之。彼雖僵臥，已聆所語，急搖手冷笑曰：「莫妄饒舌，倘陰曹亦如人世徇私，尚有天道耶？」朱妻知不可挽回，哭失聲，伏地哀叩。彼急禁止曰：「無妨礙，渠幸今生有兩善事，救星也。」又問：「玉紅冊，汝等知之乎？」咸曰不知。既而自笑曰：「善，吾幾昏瞶。此陰司紀善簿，無怪汝曹不知。馮氏始控於縣，繼控於府，均以渠名載玉紅冊，置不理。旋控於本院，亦不理。渠苦求昭雪，婉諭之，不聽，大聲呼曰：『公左袒，不知有天外天耶？』都院惡其狡，故許以拘朱一對質，又恐他役滋擾，因僕素梗直，從不貪取他人一杯水，故有是遣。拘時令渠安眠三晝夜，頭前燈，萬勿滅。案結仍僕送之還也。」問：「朱何善，能於此中留名？」曰：「在蘇卻鄰女夜奔，雪中救跛丐垂斃，兩事瑣瑣，俟渠醒自述。」婢媪奉以煙，曰：「非所嗜，唯吸淡芭菰。」少許，言笑自若，既而作欠伸狀，曰：「夜深矣，僕且去，俟汝等有成議，再來邀渠。」旋呼僕燃燈，聲頓止，而朱亦倏然醒矣。詢仍茫茫。告以故，且詢兩善事，朱詳述顛末。且云：「此□年前事，從未向人一言，不徒冥中竟已登冊，危哉！」

晨集戚屬議，中有少年好事者，不深信，夕約同人環守之。疾又作，少年遽呼曰：「鬼魅敢爾！」彼且笑且語曰：「妄人何足語，盍仍請周夫人打話！」眾慚退，周告以：「雖感盛情，終難許允。若一去不返，究竟奈何？」曰：「誠哉！昨宵返縣署，城隍張公，亦慮其遷延屍壞，難於返魂。盍共籌之。」眾束手無一策。彼作思維再四狀，曰：「有之矣。送渠買棹吳門，賃寓棲止，就質送還，均覺便易。」眾曰：「善。」遂如議定期。臨去，咸懇其照看，慨然自任，惟囑其到蘇，萬勿詣廟進香焚楮帛，恐不足邀福，徒取咎戾也。

鑾和遂有蘇台之行。舍館甫定，即攝去。家人懸懸，酣睡一榻，如癡如迷。其妻守之泣。婢媪恐燈滅，守益堅。明日忽蘇，張目曰：「憊矣！」呼飲甚急。又起而跪拜，作答謝狀，絮絮作坐談狀，旋即作送客狀。既而臥，移時始起，則真清醒矣。

自云：「拘時，有白髮叟引之去，蓋即趙君行三者也。抵院署則巍峨壯麗，如王者居。殿上燈燭作綠色，兩旁牛頭排衙迄，神升坐，貌甚偉，不敢仰視。有黑衣婦，披髮號叫甚厲，正遑駭問，聞呼己名，叟引之案下跪，神問曰：『汝有罪，知之乎？』曰：『不知。』神命視照膽鏡，則前生盜嫂事，歷歷在目，悔怖無地，崩角叩數□。婦嚶嚶呼報冤，對質數□言。神諭婦曰：『鳳鳴應懲，但今生有兩善事，名登玉紅冊，上帝所嘉，不施用刑，當令其親諷佛經，祝汝投生，可乎？』婦不服，神怒曰：『賞罰自有定讞，不能由汝糾纏也。再多言，法即反坐！』婦哀呼不已，神曰：『爾失節亦不能無過，尚不甘耶？』呼具供結，逐出。婦下階，猶怒盼不已。叟挈余叩拜出，詢神為誰，曰：『向忠壯也。』問：『玉紅冊何狀？』曰：『頁頁皆泥金字也。』朱既返羅溪，日詣廟閒遊，視東廊，果塑有趙君像，鬚眉酷肖。

懊儂氏曰：放下屠刀，立地成佛，何速且易也。人當愧悔已極，發菩提心，立廣大願，功更倍焉。上帝嘉其現在，恕其既往，正上帝愛人以德處。否則身墮泥梨，尚有自新之路耶？三復此編，可當晨鐘暮鼓，喚醒眾生。